

哲学史

36 斯宾诺莎

作者：惠顿学院亚瑟·霍姆斯博士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进入正题吧。本周我们要关注的是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这位西班牙裔犹太思想家自幼便随家人移居荷兰，因为西班牙当时反犹氛围浓厚。然而，由于他的哲学立场，他始终未能真正融入犹太社群。当你阅读斯宾诺莎的著作时，你会很快发现，他更倾向于泛神论而非有神论。因此，他并不完全按照犹太教关于上帝的字面意思来理解，而这正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首先想重点谈谈斯宾诺莎的历史重要性，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时间研究他，以及他在整个哲学体系中的地位。过去两周，我们一直在讨论笛卡尔，勒内·笛卡尔，而从历史角度来看，斯宾诺莎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延续了笛卡尔的方法。也就是说，他采用的几何方法是从定义和公理出发，逻辑地证明定理和结论。

这就是几何学。正如我们强调的，笛卡尔在他的沉思录和其他著作中都采用了这种方法，斯宾诺莎也同样如此。事实上，历史书籍中提到了笛卡尔学派，我在上周三也评论过其中一些学派，但无论如何，斯宾诺莎凭借这种方法论，也算得上是笛卡尔学派的一员。

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出版于1663年，当时他年仅30岁，书名颇为有趣：《笛卡尔哲学原理几何论证》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他的做法是，以几何教科书的形式，逐字逐句地阐述笛卡尔的哲学原理，包括定义、公理、定理及其证明等等。或许您也注意到了，如果您开始阅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在感恩节周末阅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更惬意的事了），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也采用了完全相同的方法。他先给出定义和公理，然后陈述并证明定理，每证明一个定理后，他都会以典型的欧几里得式风格写下“QED, quod erat demonstratum”（证毕，证明完毕）。

我不知道现代几何教科书里哪里有讲到笛卡尔几何，但我在高中用的几何教科书里肯定有。所以，笛卡尔几何方法确实被完整地运用了。你会对斯图尔特·汉普郡（Stuart Hampshire）——他写了一本企鹅出版社的关于斯宾诺莎的书——是如何论述这种方法的感兴趣。

斯宾诺莎坚持认为，他的话语，尤其是关于上帝及其属性的话语，绝不能用通俗的、比喻性的含义来理解，而只能按照他定义中赋予的特殊含义来理解。请记住这一点。当你阅读斯宾诺莎提及实体、心灵、上帝或善时，务必查阅他的定义，因为他希望这些概念仅以他所定义的特定含义来使用，而非通常的、日常的语言含义。

他认为几乎所有关于上帝和宇宙起源的著述和言论都毫无意义，因为缺乏哲学素养的人无法清晰地理解上帝。他们受制于感官，无法理解自己无法想象的事物。因此，笛卡尔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他的先验知识正是他们无法理解的。正因如此，他早期对笛卡尔哲学的阐述以及他自己的伟大著作《伦理学》都采用了这种几何式的结构，即一系列命题及其证明、引理和推论。

因此，他摒弃了哲学论述中任何隐晦的劝说手段和激发读者想象力的技巧——这些都是普通散文写作的组成部分——摒弃了修辞，只保留了纯粹的逻辑形式。他希望真正的哲学能够尽可能客观、冷静、自由地呈现，不诉诸想象，就像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那样。这就是斯宾诺莎及其方法，我认为你必须了解他的做法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精髓。

知识权威性危机频发的时代，怀疑主义再次抬头，培根和笛卡尔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试图建立某些基础，以此构建真正的科学知识。斯宾诺莎在这方面追随了笛卡尔，希望知识建立在公理真理之上，就像数学一样。顺便一提，数学是中世纪传承下来的科学之一，我认为它不像其他科学那样容易受到怀疑论的冲击。这是第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要点，斯宾诺莎因此将这种方法传承给了后人。下次我们讨论莱布尼茨时，也会看到类似的情况，尽管莱布尼茨基本上没有以几何教科书的形式阐述这些内容，但他也是同类型的理性主义者。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斯宾诺莎对笛卡尔极为推崇，并采纳了笛卡尔的一些具体观点，但他对笛卡尔的整体观点进行了非常明确的修正。笛卡尔的二元论体现在两个方面：身心二元论和上帝与自然二元论。而斯宾诺莎则否定了这两种二元论。

斯宾诺莎是一位形而上学一元论者，由于犹太教-基督教的影响，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到形而上学一元论者了。我们确实接触过普罗提诺，当然还有巴门尼德。如果我们把斯多葛学派的那种二元论一元论——即万物皆有双面性，一是理性的、可理解的秩序，二是变化的物质成分，如同炽热的蒸汽，可理解的秩序，逻各斯——融入形而上学一元论者的思想中，我们会发现斯宾诺莎的思想本质上与之相同。上帝和自然这两个词指的其实是同一事物。

上帝强调可理解性，即逻各斯（logos）的一面；自然强调物质的运动一面，于是便出现了类似斯多葛学派的框架。因此，斯宾诺莎提出的并非笛卡尔那样的有神论形而上学，而是泛神论形而上学。因为上帝即一切，一切亦即上帝，所以可理解的秩序和物质的运动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心灵和身体并非具有完全不同属性的独立实体，而仅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或属性的名称。

因此，他始终秉持着一种双重面向的一元论。上周三，我们和班上剩下的忠实听众讨论笛卡尔的伦理学时，我试图说明笛卡尔提出了一种斯多葛式的伦理学，也就是说，在这种伦理学中，理性凭借其清晰明确的理念，可以驱散激情，控制情绪，并运用理性战胜情绪。这种斯多葛式的伦理学在斯宾诺莎身上

得以延续，因此，他似乎从笛卡尔那里继承了这种伦理学方法，只是他表达得更加明确。

他做事非常系统，而笛卡尔在伦理学方面却毫无系统性可言。关键在于，斯宾诺莎不仅系统地论述伦理学，而且还将他的斯多葛式伦理学建立在斯多葛式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明白了吗？他将斯多葛式伦理学建立在斯多葛式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

我所说的斯多葛式形而上学，指的是一种自然泛神论。自然是神圣的。斯多葛学派将自然视为天意。

就这样，斯宾诺莎倾向于，也确实将他的思想传递给了19世纪。别忘了，他生活在17世纪。但他正是将那种一元论的、泛神论的、自然泛神论的思想传递给19世纪浪漫主义者的桥梁。

到了19世纪，我们会看到像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这样的人对斯宾诺莎及其著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果你熟悉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你或许会注意到柯勒律治、歌德和马修·阿诺德等人对斯宾诺莎也抱有极大的好感。因此，斯宾诺莎是自然泛神论传递给19世纪浪漫主义者的历史纽带。

当然，他们不像他那样是理性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们没有发展出一套用理性控制情感的伦理观。

远非如此。但他们传承并延续的是自然泛神论。所以这是第二种情况，即笛卡尔自身立场及其后继者所继承的思想的修正与延续。

这便直接引出了第三种历史意义，即他对传统宗教（就他而言，是传统犹太教）的理性主义批判的影响。在圣经批判课程中，他有时被引用为旧约历史批判的创始人之一。

他于1670年出版了一部名为《神学政治论》的著作。政治神学小册子，论文。神学政治论。

例如，他否认存在任何特殊启示的真理。那么，一个理性主义泛神论者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你看，如果你对这种数学方法充满信心，那么仅凭理性就应该能够从既定的公理推导出所有可及的真理。这就是该方法的完备性。

但对泛神论者而言，任何特殊的、神圣的自我启示行为都毫无意义。因为如果上帝之外不存在任何存在，那么上帝以自我启示的方式对某个存在采取行动又有什么意义呢？泛神论体系最终得到的，通常被称为内在论神学。也就是说，如果万物皆为上帝，上帝即万物，那么所有归于上帝的事物都只是发生在上帝之内。

并非外在于上帝，而是内在于上帝。自然界万物皆因上帝而存在，因为上帝存在于自然之中，自然也存在于上帝之中，存在于万物之中。因此，不存在什么特殊的神圣启示。

对泛神论者而言，宗教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此，在斯宾诺莎看来，宗教的本质在于正确的生活方式。所以，他所理解的犹太教类似于今天人们所认为的改革派犹太教。

这是一种重视传统犹太教价值观和道德关怀的宗教人文主义，但它摒弃了正统犹太教的超自然神学。正因如此，宗教符号的作用也随之改变。宗教语言和宗教仪式不再是对传统上帝及其伟大作为的描述或提醒。

它们仅仅是维系社群的象征符号。它们蕴含着社群价值。它们将社群凝聚在一起，并提供了一种富有想象力的语言——故事的语言、传统的语言，这种语言将社群团结在某些道德理想之下。

当今备受关注的主题。例如，叙事神学就与此有所关联。如果您有兴趣探究19世纪神学中此类影响，我们将在第二学期深入探讨。

但CCJ Webb写了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书名为《1850年以来英国宗教思想研究》。

现阶段我只能说，它会让你接触到受斯宾诺莎理性主义对传统宗教批判影响的宗教思想。嗯，以上三点是关于历史重要性的。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有什么想重温的？或者有什么地方你没听懂，了解一下？鲍勃，是吗？我想问一下，你是说斯宾诺莎是严格意义上的拥护者吗？是的，我想是这样。

这有问题吗？你好像并没有完全这么说。哦，好吧，也许我太客气了。也许我说的是他倾向于这样，而不是他就是那样。

好吧，他的说法很明确。我想随着我们继续进行下去，这一点会变得很清楚。珍妮尔？嗯，我还是建议你等等看，等我们下去之后再谈。

现在，可能要到周五了，所以别抱太大希望。大卫？好的，是的。让我试着简要地复述一下，为了那些不太忠实的听众，我们上周三和笛卡尔一起做了些什么。

我的总结是这样的。我们当时在讨论笛卡尔的激情理论。现在我不想再深入探讨这个话题，但你可以看看斯图姆夫对笛卡尔关于情感和激情的论述。

他的激情理论认为，激情会因为伴随情感而来的缺乏清晰度而误导我们。因此，当心灵达到清晰明了的思维状态，拥有清晰明确的观念时，伴随情感而来的混乱就会消散，激情的力量也会被削弱。这就是心灵的清晰。

在你否定这一点之前，不妨问问自己，心理咨询师（或许是分析师）究竟在做什么？他们试图帮助你回忆起某些事情，或者让你更清晰地思考某件事发生的背景。你看，他们试图通过清晰的思考来消除情绪。这就是他们所关注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将笛卡尔关于意志和理智的论述纳入考量。因为他在这方面谈到错误时，指的是意志抢在理智之前做出判断，而这种意志需要受到约束，以免对已知事物妄下判断。错误是一种认知上的恶。

那么，我们该如何克制自己不作恶呢？笛卡尔认为，克制意志，将意志限制在我们清晰明确的善的范畴之内，就是克制意志。诸如此类的问题，同样适用于身心关系。由于心灵与身体是分离的实体，而激情是由身体因素引起的，因此，心灵的分离性意味着它不必受制于身体激情的决定论式因果关系。

但是，凭借其清晰和明晰的思维，人心可以主张自身的独立性，并得出同样的结论。我注意到的第四点是，在他关于方法论的论述中，当他即将着手克服怀疑论时，他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临时道德”的准则，即在这种不确定性下他将遵循的道德准则。而这种临时道德本质上就是同一种东西。

他会克制判断，克制行动，直到他明白为止，等等。所以，这就是理性控制情感、理性引导意志的图景。唯一让我困惑的是，你说这是由思维激发出来的。

不，它们存在于意识之中。因为在身心互动中，正如意志的决定在意识层面产生身体变化和行行为一样，身体中动物精神的躁动所产生的激情，也会在意识层面产生意识层面的副产品。而这些意识层面的副产品，没错，就是观念，但却是混乱的观念。

偶然产生的观念。它们不应主导人的思想，造成麻烦。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理性主义的伦理观。

我们受理性支配，理应如此，而非受情感支配。斯宾诺莎学派亦是如此。

我们将会看到，斯宾诺莎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斯宾诺莎无法断言意志自由的存在。他是一位决定论者。而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差异。

在斯宾诺莎那里，你会开始接触到一个相当熟悉的范式，这个范式是从泛神论的角度出发的。我们在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那里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泛神论必然包含决定论。

你将失去任何独立性，以及伴随独立性而来的那种自由，例如个人的主动性。一切都由个人自主决定。这样一来，如何清晰地区分善恶就成了问题。

如果万物归一，那么邪恶又该如何存在？二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普罗提诺试图通过他的流溢论以及程度论来解决这个问题。顺便一提，泛神论如今已不再仅仅是东方宗教的专属领域。

鉴于东方的影响在西方重新显现，至少在这个国家的西部地区是如此。新时代运动本质上是泛神论的。

新时代的所有著作并非系统严谨，也并非条理清晰，但我认为其中蕴含的信息足以帮助我们看出它是一种泛神论。一种更为浪漫化的泛神论，更接近19世纪而非斯宾诺莎的风格。但其中确实存在着类似的范式。

好的，那么我们就从他的历史重要性转向我所说的总体特征。事实上，这些总体特征已经开始显现。第一个总体特征当然就是他认为上帝与自然是一体的观点。

上帝与自然是一体的。你会发现，他正是通过他对实体的概念来阐述这一点的。而且，他并非从方法论上的质疑出发，不。

他首先给出定义。他首先对“实体”一词进行了定义。他对“实体”的定义使他得出结论：上帝与自然是一体事物。

如果上帝与自然是一体事物，那么就会发现事物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上帝既具有思想性，又具有广延性。上帝是无限的。

广延。仿佛上帝就是整个空间。但与此同时，上帝的思想也是无限的。

这里回响着柏拉图式的传统，或许是斯多葛学派逻各斯概念的影子。思想与广延。

这是上帝的两个属性。一位上帝，两个已知的属性。或许还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属性。

但这两种属性都体现在我们自身和我们的经验中。事实上，这两种属性在无限和有限的模式下都显而易见。无限的思维模式就是上帝。

神的意念。无限延伸的方式就是自然。万物之中，蕴含着它的浩瀚。

但有限的思维模式属于你我。有限的延展模式也属于你我。我们称之为“身体”。

但它们并非实体。心智并非独立于身体之外的实体，身体也并非独立于心智之外的实体。

你我的肉体并非与神分离的实体。我们只是神存在的有限模式。明白吗？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的确在跟随神的思想思考。

除此之外，你还能怎么做呢？你的思想是上帝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因此，笛卡尔意义上的分离实体概念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可区分的属性。

可区分的状态。你可以区分自己的身体和坐在旁边的人的身体。你可以区分自己的想法和别人的想法。

但这并非物质之间的区别，而是模式之间的区别。一种有限模式与另一种有限模式之间的区别。

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看出有限与无限之间的这种区别，与柏拉图的二分法有几分相似之处：永恒与暂时，无限与有限。不，这仅仅是相似之处而已。

因为柏拉图要是知道自然是永恒的，肯定会死不瞑目。你明白吗？虽然他所理解的自然确实是永恒的。但自然本身呢？不。

就任何物理意义上而言，自然界都是如此。所以柏拉图式的回响依然存在。但他所谈论的并非两个不同的领域、形式和细节。

不，他指的是同一个领域的有限模式和无限模式。是上帝的有限模式和无限模式，也就是自然。

那么，这就引出了永恒的问题和永恒的主题。所以，稍后我们将看到他的这种双重面向一元论是如何在各种二元性关系中展开的。在这些二元性关系中，没有哪一种代表两个独立的事物。

上帝与自然并非分离的事物。思想与广延并非分离的事物。自由与决定论并非分离的事物。

善与恶并非彼此分离的事物，理智与情感也并非彼此分离的事物，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

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贯穿始终。因此，就一般特征而言，你需要掌握的是实质、属性和方式这几个术语。

明白了吗？实质、属性和形式。这就是整体。确保你理解清楚了。

物质只有一种。但一种物质至少具有两种属性。这两种属性既可以在无限模式下识别，也可以在有限模式下识别。

你并非存在本身，而是一种有限的存在模式。你的思维仅仅是“一”的思维属性的一种有限模式。

包罗万象的存在。你现在所理解的，是对上帝无限思想的一种有限诠释。实体、属性、模式。

这样解释清楚了吗？好的。这张图有助于理解这些术语。所以，如果你想把图中这条分割线一直往下延伸，那么你得到的就代表我们的思想和身体。

好的。这些都属于特殊范畴。斯宾诺莎是普遍意义上的实在论者，还是仅仅是概念主义者？嗯，我倾向于认为他只是概念主义者。

也就是说，我们确实是用普遍的、抽象的思维方式思考的。的确如此。是的，他不是唯名论者。

但如果现实主义者指的是存在一些可以与具体事物分离的普遍原则呢？不，不。所以，我认为，我更接近于概念主义者。

再次强调，坚忍不拔的形象才是指导原则。好的。这是首先需要关注的总体特征。

实体、属性、模式。萨姆。第二个总体特征与他的认识论有关。

他的认识论。我一直说他是理性主义者。他区分了三种知识。

知识有三种。第一种是观点，第二种是推理。

第三，直觉。这一点听起来很像笛卡尔的观点。他在自己名为《增进理解》的著作中也提出了这三点区分。

关于提升理解力。不久前，我在机场书店偶然发现了一本平装本，书名是《如何提升你的思维》，作者是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

翻译过来就是一本操作指南。我怀疑任何被这种说法迷惑而购买这本书的人都会感到震惊，并疑惑自己到底把钱花在了哪里。但两者之间的区别依然存在。

然而，在他的伦理学著作的另一处，我们也能找到这种区别。如果你手边有这本选集，请翻到第127页。第127页。

在《伦理学》第二部分命题40的附录注释2中，他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知识。注释2位于第127页第一栏。

文章中段是第一种知识，用斜体字标出。这是观点或想象。

而这两点分别对应上面提到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意见”指的是对细节的零碎认知。“第二点”指的是符号、文字在想象中唤起的观念。

好的。所以，第一点是观点或想象力。第二点是理性或第二种知识。

正如他所说，因为我们拥有所有人都共有的观念，对事物属性的充分认识，换句话说，就是普遍为人所知的真理。

普遍真理是众所周知的。此外，还有第三种知识，我们称之为直觉。直觉源于对上帝属性绝对本质的充分认识。

要充分了解事物的本质。显然，他在这里指的是对某种绝对确定、毋庸置疑的事物的直觉。

你会发现，他用清晰明确的观念来阐述这一点。笛卡尔。而且他最常使用“充分观念”这个短语。

当他想指代那些凭直觉就能确定的事物时。记住笛卡尔使用“清晰”和“明确”的方式是说，如此清晰明确，以至于毫无疑问。这正是它足够充分的原因。

毫无疑问。如此清晰明确，毋庸置疑，凭直觉就能确定。想法充分。

现在要注意这一点。他对于“足够好的想法”这个概念。显然，他不会太重视个人意见和想象。

你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是零散的、混乱的，而且是经验性的。

它只处理偶然事件。它涉及因习惯用法而产生的语言非法联想。他说，宗教语言就是这样。

因此，他对宗教和宗教语言的理性主义批判，实际上是对谈论宗教事务时所使用的语言类型的批判。传统上，这种语言被称为类比语言。但类比并非欧几里得所期望的那种字面意义上的定义。

你看，这并非数学推理那种清晰明了的方式。因此，他对那种语言和知识形式没有耐心。所以，他关注的是获得直觉上确定无疑、不言自明、在某种意义上是充分的知识。

你会发现，他认为错误显然是由于缺乏清晰性和明确性造成的。当你认同那些缺乏清晰性和明确性的事物时，问题就出现了。这听起来很像笛卡尔的观点。

那么，要开始他的几何探索，他的方法，显然必须从一些恰当的构想开始。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提供构建完整演绎体系所需的公理所需的直觉确定性。而他想要做的，就是从恰当的构想出发，一步步地推进整个推理链条。

他倾向于认为，他在伦理学中列举并编号的数百条命题，在逻辑上都是确定的。他从直觉上确定的事物入手，逐步推导出那些可以证明的确定性。就像在几何系统中一样，你会发现他在证明过程中会回溯到某个定义、公理、已被证明的命题，或者已经明确推导出的推论——即先前已被证明的命题的推论。

因此，至少在他的意图上，整个论证都具有那种数学上的严谨性。那么，我想由此可以推断，如果你不认同他的结论，你可以做两件事。一是质疑他的定义和公理。

这些公理是公理性的吗？真的吗？这些定义是任意的吗？站得住脚吗？你如何定义“定义”？定义是我们选择的吗？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那样，我们决定如何使用某个词？如果我这样说我使用这个词，那就是我这样说。不管是不是疯帽子，这都至关重要。语言哲学在17世纪开始兴起，并变得至关重要。

我们在霍布斯的唯名论中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之前跟你提过我最近在研究霍布斯，而且自从两周前我们研究完霍布斯之后，我发现霍布斯又在书中提到，其他观点出现的问题源于人们赋予词语意义的方式。思考始于定义。

对于一个唯名论者来说，难道你不觉得这很正常吗？你觉得呢？思考并非始于观念，而是始于语言。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还有什么问题或评论吗？这两个方面都与实体、属性和模式有关。

第二点与剩余部分有关，即观点、理性以及直觉。那么，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些双重面向吧。接下来，我们将着重探讨斯宾诺莎思想的这些方面。

上帝与自然。请翻到文集第110页，查看相关定义。显然，要公正地理解斯宾诺莎，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所有这些定义和公理，并再次推演所有的证明。

尽管科夫曼省略了很多内容，毕竟这只是一个选集。但我只想指出其中一两张尤为重要的校样。

第一个定义应该不会让你感到意外。所谓自发之物，我指的是其本质包含存在之物。其本质唯有作为存在才能被设想为存在之物。

这就是经院哲学对上帝的论述方式，其本质包含存在。这是笛卡尔在《沉思录》第五篇中论证上帝存在的基础。他的本体论论证源于上帝的概念，即上帝是本质包含存在的存在。请看定义3。所谓实体，我指的是自在之物，也是自在之物。

它具有自身独特的身份。它自在存在。它是通过自身而构想的。

你可以把它从其他任何事物中孤立出来思考。这就是笛卡尔谈论实体的方式。这相当不错。到目前为止，这只是笛卡尔式的定义。

但请注意他在第二句中是如何理解这一点的。现在他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这个定义。所谓实质，我指的是可以独立于任何其他概念而形成的概念。

他并非简单地说你可以将它与其他事物割裂开来思考。而是说你可以独立于任何其他事物形成一个概念。这里不存在任何指向其他事物的推论，也不存在任何逻辑推论。

这里没有对其他相关因素做出任何逻辑假设。因此，他似乎将物质定义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依赖于其他物质，或者说没有其他物质依赖于它的事物。

所以我认为他之所以对“实质”做出如此定义，以至于它只能是一种实质。这个定义至关重要。现在，请把这两个定义，即定义1和定义3，结合起来。

在我看来，由此可以得出他的第六个定义，即他对上帝的定义。我所说的上帝，是指绝对无限的存在。也就是说，上帝是一个由无限属性构成的实体，而每一个属性都体现了永恒和无限的本质。

上帝是拥有无限属性的实体。你看，拥有无限属性就意味着上帝是一个独立存在且包罗万象的存在。每一个属性都体现了永恒无限的本质。

是的，存在的本质就是存在，所以他才是一个存在。必然存在。因此，你可以立刻看出这些定义的含义。

这些定义显然预示了后续的内容。再来看看第一个命题。第一个命题。

物质本质上是先于其各种变化而存在的。这一点从你对物质和形态的定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命题二。

属性不同的两种实体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一点从定义三中可以明显看出。因为每一种实体都必须独立存在，必须通过自身才能被理解。

概念一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概念二的出现。命题三：毫无共同之处的事物不可能成为另一个事物的原因。

抱歉，笛卡尔，这就是身心问题的症结所在，不是吗？毫无共同之处的事物不可能互为因果。明白了吗？那么，第五条命题就成立了：宇宙中不可能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具有相同性质或属性的实体。

第六条命题：一种物质不能由另一种物质生成。我们来看看。

到了第六条命题，这意味着上帝和自然不可能是两个独立的实体。第七条命题指出实体是自存的。第八条命题则指出，每一种实体都是必然存在且自存的。

命题十一指出，上帝或实体由无限的属性构成，每个属性都是本质的。上帝必然存在。最后，命题十四得出结论。

除了上帝之外，任何事物都不能被赋予或构想。第十五条命题，总结起来就是：一切存在之物都存在于上帝之中。没有上帝，任何事物都不能存在或被构想。

所以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个实体，就是神或自然。明白吗？所以神和自然最终都归于神或自然。他用的短语是“Deus ewi natura”，意思是“神，否则就存在”。